



大会

Distr.: General  
18 July 202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9(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  
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 人权维护者的处境

###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根据人权理事会  
第 43/16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7/150。



## 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 拒绝袖手旁观：从事难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权利工作的人权维护者

#### 摘要

在本报告中，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分析了从事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权利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处境。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提请注意为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支助的人权维护者往往处境脆弱，他们面临特殊的行政、法律、实际和社会障碍。报告列举了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个案。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为致力于促进和保护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人权的个人和组织提供安全、便利和支持性的环境。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4
二. 数据和方法 .....	6
三. 适用的法律框架 .....	7
四. 趋势 .....	8
五. 秘密人权维护者 .....	11
六. 记者 .....	14
七. 律师 .....	14
八. 对人权维护者的基于性别的攻击.....	16
九. 移民作为人权维护者 .....	17
十. 法院维护人权维护者的权利 .....	18
十一. 积极行动 .....	19
十二. 对支持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权维护者的报复行为.....	20
十三. 结论和建议 .....	21
十四. 2021 年以来的最新情况 .....	22

## 一. 导言

1. Zehida Bihorac 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和教师。2018 年，她开始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的家乡大克拉杜沙周围为难民和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2020 年 6 月和 7 月，当她开车到边境附近时，警方跟踪并拦住她，拍摄了她探访难民营的过程，指控她协助非法移民，并暗示她将被逮捕。<sup>1</sup>
2. 2020 年 8 月，针对她的网络攻击愈演愈烈。一个新创建的 Facebook 群组对她进行性污蔑，声称她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不适合教孩子，并详细描述应该如何杀死难民和为他们提供援助的人，威胁要对为他们提供援助的人实施人身暴力。
3. 她向当地警察局对发表这些言论的人提出投诉，但未见采取任何行动。她被告知她算幸运的，值班警察还会听她说话。
4. Bihorac 女士的选择和她所面临的后果代表了许多从事移民、难民和庇护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经历。许多人在决定对当地的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反应时成为人权维护者。许多人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被指控为人口偷运者、外国特工、人贩子和恐怖分子。政府当局、暴力极端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团伙攻击他们。倡导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权维护者往往因其工作而遭到监禁、污蔑、驱逐、绑架、人身攻击和杀害。
5. 尽管如此，人权维护者继续向那些急需帮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救生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报告员听到世界各地许多生活在海上和陆地边界附近的人说，他们决定冒着极大风险去维护他人的权利。她赞扬这些人的工作，敦促各国宣传和表彰在当地工作的人权维护者，而不是诋毁、污蔑他们或将他们定罪。
6. 特别报告员指出，她在第一次报告<sup>2</sup> 中将从事移民和相关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这一问题列为优先重点。她在 2020 年 5 月 1 日担任特别报告员的第一天就向希腊政府发出了第一封信函，对人权维护者 Salam Kamal-Aldeen 被拘留一事表示关切，他在向移民提供援助后被勒令离开希腊。她在信中还提出了在莱斯沃斯岛和希俄斯岛维护移民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受到恐吓和被定罪的问题。<sup>3</sup>
7. 特别报告员指出，许多人权维护者被迫秘密地保护他人的权利。她还指出，在移民和庇护问题上，主张捍卫权利的人很多。在这些领域中，一些拒绝对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袖手旁观的人符合传统人权维护者的特征，其中包括律师和记者。另一些人本身来自移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群体，出于人权动机，帮助处于类似境况的其他人。有些人是对当地发生的事情作出反应的个体，并成为其邻里社区的人权维护者。

<sup>1</sup> 见 BIH 2/2020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641>。

<sup>2</sup> A/75/165。

<sup>3</sup> 见 GRC 2/2020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189>。

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许多帮助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权维护者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打算在人权领域建立事业，而是在面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家庭在当地死亡时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正在营救那些在海中溺水的人，拯救那些不顾一切试图穿越山脉的人、在森林中受冻的人、在沙漠中跋涉的人。一些人权维护者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食物和衣服，或为那些进行危险旅行的人提供住所，有时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

9. 一些国家的法律要求人们帮助处境危险的人，但又对真正这样做的人权维护者进行攻击和起诉。<sup>4</sup> 特别报告员也承认，法官和律师在维护那些为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援助的人的权利方面作出了贡献，并注意到，当局针对人权维护者提起的一些法律案件被法院驳回。

10. 关于这些人权维护者所作工作的许多文献(包括本报告)都侧重于他们面临的挑战、威胁和恐吓以及他们遭受的攻击。

11. 但特别报告员也要赞扬人权维护者在世界各地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们帮助保护他人的权利，在海上和陆地上拯救了无数生命，并确保人们在原本庇护申请会被拒绝的地方获得庇护。

12. 她指出，许多国家对从事移民、难民或庇护工作的人实行限制，包括对非政府组织提出繁琐的新要求。一些从事这些方面工作的组织已被解散或注销。

13.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她的同事，包括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sup>5</sup>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sup>6</sup> 以及她的前任在目前的任务中已经讨论过其中一些问题。<sup>7</sup> 人权非政府组织在最近的报告和宣传中也关注了这一问题。<sup>8</sup>

14. 然而，尽管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关注，而且各国能够定期获得有关问题的详细资料和解决办法建议，但针对从事移民、庇护和难民权利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攻击仍在继续。在世界许多地方，这种攻击似乎有所加剧，国家无视其保护人权维护者的义务，因此需要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15. 正如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在其 2021 年关于驱回问题的报告<sup>9</sup> 中所指出的，“针对致力于保护移民权利的人权维护者，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的威胁、恐吓和骚扰以及限制性政策和做法并没有减少”。

<sup>4</sup> 见保护人权维护者观察站，*Europe: open season on solidarity* (2021)，p.53。可查阅 [www.omct.org/site-resources/legacy/Europe-Open-Season-on-Solidarity\\_2021-11-15-150546\\_kuut.pdf](http://www.omct.org/site-resources/legacy/Europe-Open-Season-on-Solidarity_2021-11-15-150546_kuut.pdf)。

<sup>5</sup> A/HRC/44/42。

<sup>6</sup> A/HRC/41/36。

<sup>7</sup> A/HRC/37/51。

<sup>8</sup> 见保护人权维护者观察站，*Europe: open season on solidarity* 和 <https://ishr.ch/latest-updates/hrc45-criminalisation-defenders-europe-must-end/>；另见 [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statement-report/defenders-beyond-borders-migrant-rights-defenders-under-attack-central-america](http://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statement-report/defenders-beyond-borders-migrant-rights-defenders-under-attack-central-america) 和 [www.civicus.org/index.php/freedoms-on-the-move](http://www.civicus.org/index.php/freedoms-on-the-move)。

<sup>9</sup> A/HRC/47/30。

16. 历任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一直向各国提出这些关切，并建议加大力度保护人权维护者。20 多年前，第一位任务负责人告诉各国，“寻求保护边缘化群体和个人的政治、公民、经济、社会或文化权利的人权维护者的工作面临更大阻力，他们更加脆弱，因此受到的威胁更大。他们包括土著和其他少数群体社区的领袖、穷人运动领袖以及妇女、性少数群体、流离失所者、移民和难民权利的维护者。”<sup>10</sup>

17. 尽管定期向各国提出这些问题和建议，包括提醒它们有义务保护以和平方式倡导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权利的人权维护者，但对人权维护者及其工作的攻击仍在继续，包括来自国家行为体的攻击，因此有必要编写本报告。

18. 对以和平方式帮助有需要者的人权维护者进行攻击，暴露了国家缺乏决心履行其维护国际标准的承诺，并使人们严重关切国家是否有意愿遵守其批准的国际文书。声援行为永远不应受到惩罚，同情不是一种犯罪。

## 二. 数据和方法

19. 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期间，特别报告员就从事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处境问题发出了 36 封信函。这些信函总共发给了 21 个国家。收到信函最多的是墨西哥(6 封)、意大利(5 封)、马来西亚(3 封)和希腊(3 封)。大多数信函是发给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12 封)、拉丁美洲集团(8 封)和亚太区域(7 封)。

20. 特别报告员于 2022 年 6 月对希腊进行了正式国家访问，在那里她会见了许多为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她将于 2023 年 3 月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交访问报告。她在访问期间收到的大部分资料将列入该报告，本报告不作重复说明。

21.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最近有大量文献详细介绍了在这些问题方面开展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经历(特别是在欧洲)，包括联合国独立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编写的文献。特别报告员向记录这些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并在本报告中借鉴了许多公开可用的研究成果。<sup>11</sup>

22. 为编写本报告，特别报告员还咨询了世界各地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数百名人权维护者、学者、法律专家和其他人士，并参考了以前根据任务规定提交的报告和区域人权保护机构的报告。她还参考了各国、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维护者响应她的呼吁提交的资料。还查阅了关于从事移民和相关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工作的现有文献和研究资料。由于安全原因和篇幅限制，特别报告员熟知的许多案件无法在本报告中加以介绍。

<sup>10</sup> E/CN.4/2002/106，第 115 段。

<sup>11</sup> 见保护人权维护者观察站，*Europe: open season on solidarity*；[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statement-report/defenders-beyond-borders-migrant-rights-defenders-under-attack-central-america](http://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statement-report/defenders-beyond-borders-migrant-rights-defenders-under-attack-central-america)；和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0/03/europe-people-helping-refugees-and-migrants-risk-jail-as-authorities-misuse-anti-smuggling-laws/](http://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0/03/europe-people-helping-refugees-and-migrants-risk-jail-as-authorities-misuse-anti-smuggling-laws/)。

23. 尽管有许多学术研究和其他严谨的研究报告关注帮助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权维护者，但她明白，不可能确切知道有多少人在努力应对这一国际危机，或者人权维护者正在努力帮助多少人。

24. 关于被帮助或被拯救的人数以及在旅途中死亡的人数的数据也很难确定。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的失踪移民项目记录了自 2014 年以来在向国际目的地移民过程中死亡的人数，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2021 年，这一数字为 5 880 人，但该项目指出，“由于收集信息具有挑战性，所有数字仍然是少算了。”<sup>12</sup>

25. 2021 年的区域细分是：非洲 1 564 人、美洲 1 248 人、亚洲 788 人、欧洲 133 人、地中海 2 048 人、西亚 99 人。<sup>13</sup>

26. 非政府组织“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称，2021 年，有 1 838 名移民在地中海死亡或失踪，每天 5 人。这一数字比 2020 年增加了约 20%，当年记录的死亡人数为 1 448 人。<sup>14</sup> 据当地人权维护者和记者称，至少有 21 人在波兰-白俄罗斯边境的冰冻森林中死亡。<sup>15</sup>

### 三. 适用的法律框架

27. 人权维护者和其他民间社会行为体和组织在维护移民权利、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以及与政府合作解决难民政策危机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在这项重要工作中，他们应该得到支持而不是受到限制。

28. 《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并没有将移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也没有将那些维护其权利的人排除在外。

29. 《宣言》指出，“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与国际两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

30. “人权维护者”一词是指以个人或专业身份、以和平方式努力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个人或团体。人权维护者的身份首先是通过他们所做事情来确定，并通过他们保护人权的行动来体现其特点。

31. 他们有权行使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如和平集会和结社、参与社会事务以及表达自由和见解自由权，这些权利牢固地植根于国际人权体系，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和区域文书。

<sup>12</sup> 见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

<sup>13</sup> 同上。

<sup>14</sup> 见 [www.euromedmonitor.org/en/article/4831/Renewed-Tragedy:-The-rise-of-drowned-&-missing-migrants-&-asylum-seekers-toll-in-2021](http://www.euromedmonitor.org/en/article/4831/Renewed-Tragedy:-The-rise-of-drowned-&-missing-migrants-&-asylum-seekers-toll-in-2021)。

<sup>15</sup> 见 [www.itv.com/news/2022-04-09/the-refugees-freezing-to-death-a-few-miles-from-where-others-get-a-warm-welcome](http://www.itv.com/news/2022-04-09/the-refugees-freezing-to-death-a-few-miles-from-where-others-get-a-warm-welcome)。



32. 一个人是否是人权维护者，并不取决于其从事什么职业。人权维护者包括律师、法官、记者、学者、从事各种职业或工作的人，或者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人权维护者可以是移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

33. 虽然各国拥有决定其移民政策的主权权利，但这一权利受到各国根据国际人权法自愿承担的义务的制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际协定适用于某些被广泛承认的群体，如难民和移民工人，但所有这些群体及其盟友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中阐明的相同的普遍人权。国际人权法禁止基于国籍的歧视；负责解释和监督国际人权体系核心文书的条约机构已发布明确的指导意见，即条约所述权利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不加歧视地适用，并推而广之，所有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都应享有这些权利。

34. 《弱势移民人权保护原则、准则和辅助实用导则》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维护者宣言》的规定。《原则和准则》的原则 18 指出，各国政府应“在法律和实践中，为致力于促进或保护移民人权的个人和组织提供安全、便利和有利的环境。不应将向移民提供支持和援助的行为定为犯罪或以其他方式加以惩罚。应确保人权维护者的权利不因其所从事的工作而受到侵犯或限制。特别要保护致力于维护移民妇女权利的人权维护者以及维护其他移民权利的移民”。<sup>16</sup> 其他条款呼吁各国制定公共政策和方案，在人权维护者工作的各个阶段支持和保护他们。对他们的活动施加的任何限制都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 四. 趋势

35.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那些拒绝对需要帮助的人置之不理的人权维护者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功，挽救了生命，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

36. 她还注意到，那些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权维护者面临一系列攻击，包括诽谤、抹黑运动、监禁、驱逐出境、威胁、绑架和谋杀。

37. 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法国国家人权协商委员会报告了几起针对致力于帮助移民的人权维护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案件。<sup>17</sup>

3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有些法律允许对倡导移民权利的人权维护者进行起诉和定罪。人权维护者因保护他人权利而被送上法庭，因为声援行为被定为犯罪，而且往往与偷运人口混为一谈。这些国内法律中，有一些源自欧洲联盟的《便利化指令》。

39. 在 2019 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移民和庇护问题研究社会平台指出，人权维护者被起诉所依据的国家法律包括“属于欧洲联盟法律即《欧洲联盟便利化指令》管辖范围的法律”。该组织批评这一指令“对与便利化有关的犯罪和违法行

<sup>16</sup> 见人权高专办和全球移民小组，《弱势移民人权保护原则、准则和辅助实用导则》(日内瓦)，原则 18，可查阅 [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Migration/PrinciplesAndGuidelines.pdf](http://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Issues/Migration/PrinciplesAndGuidelines.pdf)。

<sup>17</sup> 国家人权协商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为的定义‘模糊和不明确’，而且在便利化指令中缺乏基本权利标准。这为错误解读和滥用打开了大门。”<sup>18</sup> 2020 年，该平台的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 13 个欧盟成员国中 171 名个人因声援移民而被定罪的案件。<sup>19</sup>

40. 专注于欧洲公民权的学者网络 EU-CITIZEN 在 2020 年 5 月<sup>20</sup> 和 2021 年 6 月<sup>21</sup> 发表的学术研究报告指出，《欧盟便利化指令》并不要求为非正常入境或过境提供便利的行为获得“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才构成犯罪，只有 4 个欧洲联盟国家要求以这种方式帮助移民的行为必须表现出营利动机才构成犯罪。研究报告指出，许多欧洲联盟国家“继续将非营利行为，如为无证移民提供免费食物、住所或用车接送定为犯罪”，尽管该指令包含一个可选的“人道主义豁免条款”，并指出这些“所谓的‘声援行为犯罪化’案件对公民社会，特别是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造成严重的寒蝉效应”。该组织还详细介绍了在欧洲联盟利用反公民参与的策略诉讼对那些维护移民和相关权利的人进行的许多攻击。

41. 人权维护者容易受到攻击，部分原因是在国家和区域一级缺乏对他们的保护。欧洲议会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在 2020 年 10 月发表报告指出，虽然许多“移民权利维护者受到抹黑运动、口头和身体攻击、行政罚款甚至刑事起诉……但欧洲没有制定区域机制来保护人权维护者”。<sup>22</sup>

42. 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是一个由 31 个国家从事无证移民工作的 164 个组织组成的网络。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该平台也提供了以下信息：根据媒体对不同国家新闻的监测，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至少有 89 人在欧洲联盟被定罪。<sup>23</sup> 其中 4 人本身就是移民。人们被定罪的行为包括：为越过边境并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食物、住所、医疗援助、交通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协助申请庇护；在海上营救移民。在绝大多数案件(88%)中，人权维护者被指控为入境、过境或居留或偷运移民提供便利(取决于国家立法对罪行的定义)。<sup>24</sup> 在其中 28%

<sup>18</sup> 见 <https://migrationresearch.com/storage/app/uploads/public/5efb3c62e/5efb3c62ed04f608791146.pdf>。

<sup>19</sup> 见 See [www.migpol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ReSoma-criminalisation-.pdf](http://www.migpol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ReSoma-criminalisation-.pdf)。

<sup>20</sup> 见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ad-hoc-literature-review-analysis-key-elements-slapp\\_en.pdf](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ad-hoc-literature-review-analysis-key-elements-slapp_en.pdf)。

<sup>21</sup> 见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slapp\\_comparative\\_study.pdf](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slapp_comparative_study.pdf)。

<sup>22</sup> 见 [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0/659660/IPOL\\_STU\(2020\)659660\\_EN.pdf](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0/659660/IPOL_STU(2020)659660_EN.pdf)。

<sup>23</sup> 见 M. Gionco 和 J. Kanics, “Resilience and Resistance in defiance of the criminalization of solidarity across Europe” (Greens/EFA, Brussels, 2022), annex 3。

<sup>24</sup> W. Strzyżńska, “Poland detains activists accused of smuggling migrants over Belarus border”, *The Guardian*, 25 March 2022; Iuventa, “Italian prosecutor presses charges against the Iuventa crew”, 4 March 2021; *swissinfo.ch*, “Un juez italiano archiva la investigación contra ONG por tráfico de migrantes”, 28 January 2022; B. Rumieńczyk, “Aktywistka przesłuchana w kajdankach. KIK: ‘Dlaczego są dwie kategorie uchodźców i pomagających?’”, *Oko.press*, 29 March 2022; Memesita, “Criticism of church asylum verdict against religious sister”, 6 June 2021; E. Wallis, “Greece: Migrant accused of smuggling sentenced to 146 years in prison”, *InfoMigrants*, 14 May 2021; P. Myers, “French judges clear farmer who offered humanitarian solidarity to migrants”, *RFI*, 31 March 2021。

的案件中，人们除了被指控犯有偷渡罪外，还被控从事洗钱、间谍活动或是犯罪组织的成员。<sup>25</sup>

43. 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指出，用于对人权维护者定罪的其他指控包括：扰乱和平；<sup>26</sup> 共谋、滥用职权、欺诈、勒索、贪污和教唆非法移民；<sup>27</sup> 进入紧急区域(即立陶宛和波兰与白俄罗斯的边界地区)；<sup>28</sup> 非法获取国家机密；<sup>29</sup> 劫持船只和实施恐怖主义行为；<sup>30</sup> 对军舰的抵抗和暴力；<sup>31</sup> 参与贩运人口。<sup>32</sup> 然而，据报这些数字可能只占欧洲联盟中因声援移民而被定罪的人数的极小比例。<sup>33</sup>

44. 波兰人权专员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指出，波兰政府“在支持和保护参与应对这一危机的人权维护者方面做得很少。事实上，政府采取的立法和实际行动表明，其目的是阻止他们参与援助非正常移民”。<sup>34</sup>

45. 除了上述针对人权维护者的个案外，2021年9月，波兰-白俄罗斯边境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切实阻止了活动人士和记者进入既定的“禁区”。这使人权维护者无法监测当局在该地区的行动，也无法向寻求庇护者提供人道主义救济。<sup>35</sup>

46. 致力于维护这些权利的人士在各大洲都成为攻击目标。菲律宾一个从事移民权利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移民”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指出，“我们目睹了‘国际移民’及其附属团体的菲律宾移民领袖被贴上更多的红色标签”，该组织及其附属团体因其从事移民工作而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sup>36</sup>

47.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权维护者也报告在社交媒体上受到攻击、抹黑和威胁。<sup>37</sup>

<sup>25</sup> T.M. Issa, “Greece to put Syrian swimmer, aid workers who helped migrants on trial for espionage”, *Alarabia News*, 18 November 2021.

<sup>26</sup> J. Plucinska, “Locals helping migrants on Poland-Belarus border fear backlash”, *swissinfo.ch*, 15 November 2021.

<sup>27</sup> Deutsche Welle, “Migrant-friendly Italian ex-mayor sentenced to 13 years in prison”, *InfoMigrants*, 1 October 2021.

<sup>28</sup> European Council on Refugees and Exiles, “EU Eastern Borders: Belarus and Poland Enact Brutal Violence and Block Aid Workers, Lithuania Lifts State of Emergency”, 14 January 2022.

<sup>29</sup> Associated Press, “Greece: Norwegian photographer held on spy charge released”, 21 March 2022.

<sup>30</sup> S. Sanderson, “Calls to release three young asylum seekers in Malta grow, as EU countries face criticism for jailing migrants”, *Info Migrants*, 26 October 2021.

<sup>31</sup> “Niente processo per Carola Rackete, ‘suo dovere portare migranti in porto’”, *huffingtonpost.it*, 19 May 2021.

<sup>32</sup> Solidarity is not a crime, “Communiqué 26 Mai Verdicts Procès de la Solidarité et de la migration en appel”, 26 May 2021.

<sup>33</sup> 来自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的材料和来源。

<sup>34</sup> 波兰人权专员提交的材料。

<sup>35</sup> 同上。

<sup>36</sup> “国际移民”提交的材料。

<sup>37</sup> Observatorio Migrantes del Caribe (OBMICA) 和 Centro de Desarrollo Sostenible (CEDES) (CEDES) 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

48. Faleh Hammoudi 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名人权维护者，也是全国公共行政人员自治联盟移民部的全国秘书。根据收到的资料，他近年来因从事人权工作而多次被捕。<sup>38</sup>

49. 据报，2021 年 6 月，两名警察将 Hammoudi 先生从家中带到位于特莱姆森的情报警察总部，在那里，另外三名警察向他问话，了解他作为自治联盟工会成员参与保护移民以及通过社交网络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讨论的情况。据报，警察告诉他，这项工作构成对国家主权的侵犯。<sup>39</sup>

50. 帮助移民的组织和人权维护者经常工作的地方也成为当局的目标。尼加拉瓜正在出台 2022 年《非营利组织管理和控制普通法》，其中有一节试图对获准成为非政府组织成员的非尼加拉瓜人的比例进行管控。正如在给尼加拉瓜当局的信函中所指出的，“该法关于社团组织构成的第 12 条规定，‘居住在尼加拉瓜境内的其他国籍’的成员比例最高为 25%。这将阻碍移民建立协会来维护他们在该国的权利”。<sup>40</sup>

51. 2020 年 12 月在塞浦路斯，非政府组织“支持、平等和反种族主义行动”被列入内政部公布的将被解散的协会名单。在之前的 12 个月里，内政部针对该组织和在塞浦路斯从事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工作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发表了可被视为诽谤的评论。这些组织被指控与恐怖主义组织合作、从事腐败活动和参与洗钱。“支持、平等和反种族主义行动”似乎因其向移民提供支助和打击种族歧视和仇外行为的工作而成为攻击目标。<sup>41</sup>

52. 希腊近年来的一系列法律也试图限制和禁止帮助移民的人权维护者的工作。<sup>42</sup> 2020 年 9 月，法国当局在加来海峡省发布措施，阻止免费发放食物。<sup>43</sup>

## 五. 秘密人权维护者

53. 特别报告员从许多国家收到了关于人权维护者因担心其帮助移民、难民或寻求庇护者的工作受到攻击而被迫秘密工作的详细资料。他们从事维护他人权利的工作往往是瞒着当局、家人、社区和邻居进行的。

54. 特别报告员认识到，被迫秘密维护他人权利的人权维护者承受着特殊压力，包括有时在黑暗的掩护下为移民和其他人运送食物和药品。一些人权维护者在家中秘密为他人提供庇护，或在地下临时诊所提供医疗援助。

<sup>38</sup> 见 DZA 2/2022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066>。

<sup>39</sup> 同上。

<sup>40</sup> 见 NIC 1/2022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262>。

<sup>41</sup> 见 CYP 1/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312>。

<sup>42</sup> 见保护人权维护者观察站，*Europe: open season on solidarity*, pp. 44-46；国家人权协商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sup>43</sup> 见 [www.infomigrants.net/fr/post/27209/calais--un-arrete-interdit-aux-associations-de-distribuer-de-la-nourriture-aux-migrants-les-humanitaires-sinsurgent](http://www.infomigrants.net/fr/post/27209/calais--un-arrete-interdit-aux-associations-de-distribuer-de-la-nourriture-aux-migrants-les-humanitaires-sinsurgent) (仅有法文版)。

55. 面对因协助非法移民而被起诉的威胁，他们的工作往往不被承认，也得不到保护。

56. 特别报告员与从事这些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一些会面不得不秘密进行，因为担心人权维护者受到报复。例如，特别报告员听说，利比亚的一些人权维护者因帮助移民而遭到攻击。他们报告说受到了酷刑和性指控，但不敢公开自己的名字，因为担心会导致进一步的攻击。他们说，捍卫移民权利的人权维护者被指控阴谋破坏利比亚的稳定，试图用移民来殖民利比亚，他们感觉受到民兵的攻击。其他人说，政府阻止他们探视被拘留的移民，他们在拘留中心受到虐待，并受到人口贩运团伙的威胁。

57. 她还听说一些人权维护者在向移民提供医疗援助时遇到困难。<sup>44</sup>

5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各种区域和国家人权维护者保护机制，包括政府关于与人权维护者协作以支持和促进其工作的准则，很少涉及国家如何支持秘密工作的人权维护者。保护机制的设计往往是为了帮助人权维护者，提高他们的可见度，公开他们的名字，并提请关注他们的工作。在编写本报告过程中所咨询的人权维护者还指出，现有保护机制往往资源不足，无法保护从事移民、难民和庇护相关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

59. 对于那些被迫秘密工作的人权维护者，需要探索其他方法来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工作。第三国可通过以下方式宣传和赞扬他们的工作：公开称赞他们的努力，发表支持地下工作者的声明，呼吁当局停止攻击他们，在不点名的情况下承认这些人权维护者的贡献。

60. 2022 年，波兰人权专员向 Michałowo 当地社区颁发了表彰维护人权工作的年度 Paweł Włodkowic 奖。该社区靠近白俄罗斯边境，成为边境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非正式中心。<sup>45</sup>

61. 各国应与秘密工作的人权维护者接触，邀请他们参加秘密磋商，了解如何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和帮助。

62. 大赦国际在 2020 年 3 月的一份报告中报告了克罗地亚、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西班牙、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有人因帮助移民而受到攻击的案件。<sup>46</sup>

63. 从事移民、难民和庇护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面临一系列威胁和攻击，包括死亡威胁和谋杀。2021 年 9 月，人权维护者和难民 Mohib Ullah 在孟加拉国被枪杀。他因记录该国罗兴亚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侵犯而闻名。<sup>47</sup> 他在遇害之前曾收

<sup>44</sup> 与突尼斯人权维护者的访谈。

<sup>45</sup> 见 <https://bip.brpo.gov.pl/pl/content/przedstawiciele-wladz-michalowa-odebrali-nagrode-im-pawla-wlodkowica> (仅有波兰文版)。

<sup>46</sup> 见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01/1828/2020/en/](http://www.amnesty.org/en/documents/eur01/1828/2020/en/)。

<sup>47</sup> 见 BGD 5/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778>。

到威胁并将此事报告当局，世界各地许多遇害的人权维护者也是这样，特别报告员在 2020 年的一份报告中谈到了这个问题。<sup>48</sup>

64. Ullah 先生遇害后，人权维护者 Abdul Ghani 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死亡威胁，称他应该在难民营中取代 Ullah 先生的位置。Ghani 先生是设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缅甸罗兴亚族人权组织的主席。作为该组织工作的一部分，他倡导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利，因此在社交媒体上遭受了多年的欺凌和威胁。<sup>49</sup>

65. Lorenzo Ortiz 是一名浸礼会牧师和人权维护者，他在过去五年里一直致力于帮助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边境的移民，为他们提供食物和住所。他领导着墨西哥 Nuevo Laredo 和 Monterrey 市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收容所网络，在过去几年里，他成为通过运送移民越境获利的当地卡特尔的攻击目标。

66. 2022 年 6 月 2 日，Ortiz 先生被当地一个卡特尔的成员绑架，他们认为他自愿开展的人权活动威胁到他们人口走私的利润。<sup>50</sup> 该卡特尔集团的成员威胁要杀死他和他的家人，并扣押他，索要 40 000 美元赎金。在当地社区的强烈反应以及墨西哥国民警卫队和军队成员的部署下，Ortiz 先生于 2022 年 6 月 4 日被释放，没有缴纳赎金。他仍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担心因继续维护移民权利而遭到暴力报复。

67. 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人权优先组织”指出，在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卡特尔发动的袭击事件，包括绑架向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援助的宗教领袖。<sup>51</sup>

68. Engelbert Habumuremyi(人称“Angelo”)是来自卢旺达的难民，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戈马。2016 年以来，他一直在 global 难民领袖论坛工作，该组织报告难民问题并为被迫流离失所的社群提供支持。2021 年 5 月，他离开家，前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在该市的合作伙伴——促进发展和社会支助的行动与干预组织的办公室。<sup>52</sup>

69. 但他从未到达办公室，人们担心他成了强迫失踪的对象。同事们认为，他的失踪可能与他和同组织的其他成员 2021 年 4 月以来一直收到的威胁包括死亡威胁有关，这些威胁来自安全部队和武装团体成员以及其他身份不明的人。<sup>53</sup>

70. 据报，这些威胁是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计划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访问戈马之前和访问期间收到的。全球难民领袖论坛的两名代表预定与高级专员会面，该非政府组织还计划在高级专员访问期间发表一封公开信。2021 年 4 月 14 日，

<sup>48</sup> A/HRC/46/35。

<sup>49</sup> 见 MYS 8/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865>。

<sup>50</sup> 见 MEX 8/2022 号函文。

<sup>51</sup> 人权优先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52</sup> 见 COD 4/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548>。

<sup>53</sup> 同上。



不明身份的人闯入该论坛的办公室，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盗，上面存有公开信的草稿以及写作过程中使用的其他文件。<sup>54</sup>

71. 当天早些时候，论坛成员和一群难民在办公室开会，起草了这封信。据报，Habumuremyi 先生早些时候曾与难民署驻戈马办事处联系，谈及他本人和曾就影响该镇难民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的其他难民面临的安全问题。<sup>55</sup>

72. 他的同事认为，他的失踪也可能与他帮助 19 名卢旺达难民有关，这些难民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在北基伍省尼拉贡戈的基巴蒂地区越过边境寻求庇护。

## 六. 记者

73. 揭露移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和攻击的记者以及报道帮助移民和其他人的人权维护者事迹的记者经常受到攻击。<sup>56</sup>

74. 2021 年 4 月，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收到资料显示，从 2017 年开始，意大利的检察官对几名记者进行窃听和监视，对象包括当时报道地中海中部移民情况的人道主义救济组织工作人员和人权维护者。监视行为包括对自由职业记者 Nancy Porsia 的手机进行看似毫无根据的窃听。据报，在她调查利比亚人口贩运网络时，检察官对她的手机进行了长时间窃听，记录了她的通信，并通过地理定位跟踪她的行动。显然收集了个人资料、联系人信息、消息来源姓名和其他详细资料。据称，至少有一次，在她和另一名记者讨论如何收集利比亚拘留设施中对移民实施暴力行为的视频证据时，检察官进行了监听。<sup>57</sup>

75. 2021 年 11 月，摄影记者 Maciej Moskwa、Maciej Nabrdalik 和另一人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记录移民的人权状况。据报，他们的车被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的 8 名武装士兵包围，这些士兵给他们戴上手铐，对他们进行威胁，还拍下了他们手机上的信息。<sup>58</sup>

## 七. 律师

76. 人权维护者 Mohammad Ahmad Samir Sabloun 是黎巴嫩的一名律师，他记录案件并协助酷刑受害者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叙利亚难民。2020 年和 2021 年，他向大赦国际提供了据称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受到侵犯的信息。据报，2021 年 4 月，国家安全总局的一名代表告诉 Sabloun 先生“不要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沟通”，

<sup>54</sup> 同上。

<sup>55</sup> 同上。

<sup>56</sup> 见 DZA 4/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463>。

<sup>57</sup> 见 ITA 2/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512>。

<sup>58</sup> 见 POL 1/2022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975>。

并指控他“叛国”。2021年9月，Sablouh先生为面临被驱逐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6名叙利亚人辩护。据称，安全总局官员审问了被拘留者，以获取有关该人权维护者的信息。<sup>59</sup>

77. 2020年5月，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美国政府对人权维护者进行骚扰和“标记”的问题，据说美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报复他们为移民和寻求庇护者开展工作。这些人权维护者包括一些律师，其中有居住在墨西哥蒂华纳的美国公民Nicole Ramos，她是Al Otro Lado的法律主任，该组织致力于保护美国境内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利，并开展更广泛的影响性诉讼。她收到寻求庇护者的报告说，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在圣伊西德罗入境口岸对她进行了诽谤，包括称Ramos女士是“骗子”、“假律师”和“麻烦制造者”。<sup>60</sup>

78. 2019年1月，律师Erika Pinheiro在圣伊西德罗试图进入墨西哥时被墨西哥移民当局拘留，并被墨西哥移民局官员告知，一个外国政府对她的护照发出了移民警报。她被拘留了两个小时，最后被拒绝进入墨西哥。同月，洛杉矶Al Otro Lado组织的法律主任、美国公民Nora Phillips在瓜达拉哈拉机场被墨西哥官员拘留，理由是对她的美国护照有“移民警报”。她被拘留了大约10个小时，期间她和她的孩子都没有得到食物或饮用水。Phillips女士是一名残疾人，需要用药物来控制多种身体病症。她最终被拒绝进入墨西哥，她和她的孩子被送回美国。<sup>61</sup>

79. 这些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始于2017年，但似乎已升级为可能构成美国政府进行标记和骚扰的一种模式。

80. 在墨西哥和美国从事移民和难民问题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也报告了暴力极端分子对人权维护者的攻击，通常是出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反犹太主义和反穆斯林的动机。这些事件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威胁。<sup>62</sup>

81. 希腊国家人权委员会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指出，2020年3月，希腊人和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极右/法西斯团体成员出现在爱琴海岛屿和埃斯沃斯岛，他们在那里与充当非正式“民兵”的当地人一起攻击寻求庇护者、难民和人权维护者。<sup>63</sup>

82. 国家官员和非国家行为体也把向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人作为目标。

<sup>59</sup> 见LBN 8/2021号函文，可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807>。

<sup>60</sup> 见USA 2/2020号函文，可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061>。

<sup>61</sup> 见MEX 2/2020号函文，可查阅<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168>；USA 2/2020号函文。

<sup>62</sup> Al Otro Lado和人权优先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63</sup> 希腊国家人权委员会提交的材料。



83. COMDHSE 是一个在墨西哥陪伴和保护移民的民间社会组织网络。他们报告说，在 Paso del Coyote、el Palenque、Limón、los Rojos 和 Cascajos 等地区的边境点，他们的工作受到各种安全部队的阻挠。

84. 据报，2021 年，COMDHSE 的人权维护者在墨西哥-美国边境受到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官员的威胁，并被警察赶出场地，而且警察未经同意就对他们进行拍照。<sup>64</sup> 其他人权维护者报告说，墨西哥的武装团伙有时会打着国家官员的幌子，攻击那些帮助移民的人。<sup>65</sup>

85. 哥伦比亚的当地人权维护者报告说，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边境开展协助移民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在那里，移民和帮助移民的人受到专门从事贩毒活动的武装团体的直接攻击。<sup>66</sup>

## 八. 对人权维护者的基于性别的攻击

86. 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 Bihorac 女士一样，其他人权维护者也因其性别或其他身份而成为攻击目标，不仅因为他们所作的事情，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受到攻击。

87. Valentina Chupik 是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也是非政府组织“Tong Zhakhoni”的负责人，该组织主要关注俄罗斯联邦的移民问题。她对俄罗斯联邦的移民和难民制度提出尖锐批评。2006 年，她逃离了自己的祖国乌兹别克斯坦，据报此前执法人员将她关在地下室 38 小时，并威胁要强奸、杀害她和肢解她的尸体。

88. 她于 2009 年在俄罗斯联邦获得难民身份，该身份每年都会延长，直到 2021 年。但 2021 年 9 月，她从亚美尼亚旅行回来后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被拘留，不能见律师，在持续强灯光下被关押了一个星期，她说这损害了她的视力；她还被告知她的难民身份已被取消。她目前在亚美尼亚，继续从事倡导移民权利的工作。<sup>67</sup>

89. Serge Musana 是乌干达南部 Nakivale 难民营的一名难民。他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权利的捍卫者，也是 Nakivale 受害者协会的主任，该协会致力于打击 Nakivale 难民营中基于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艾滋病毒状况的歧视。据报，2016 年 10 月，三名男子袭击并企图杀害他。他的胸部和腹部被人用刀刺伤。据

<sup>64</sup> 见 MEX 10/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521>。

<sup>65</sup> 以下组织提交的材料：Contribución del Programa de Asuntos Migratorios de la Universidad Iberoamericana Ciudad de México, la Red Franciscana para Migrantes, el Centro por la Justicia y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el Colectivo de Observación y Monitoreo de Derechos Humanos del Sureste Mexicano, el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Matías de Córdova A.C. 和 la Red Jesuita con Migrantes – Latinoamérica y el Caribe，国际方济会提供了技术支持。

<sup>66</sup> 同上。

<sup>67</sup> 见 RUS 10/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684>。

报，2017 年 3 月，他在 Nakivale 难民居住点被绑架，遭到三名军官的酷刑折磨和性虐待。他被殴打，受到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被点燃的香烟烫伤，并被强奸。两天后，他被扔在 Nakivale 外的一片森林里，据说有人告诉他，如果在被人发现时他还没死，他就要告诉警察说他是被身份不明的人绑架了。2022 年 3 月，协会的两名成员 Musana 先生、Kiza Esther 和 Mukendi Kabedi 遭到身份不明者持刀袭击，并被叫作“不受欢迎的同性恋者”。

90. 根据收到的资料，Musana 先生只是因在 Nakivale 难民营中致力于反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而遭到攻击的多名人权维护者之一。根据该协会的记录，有 24 名人权维护者因其工作而受到攻击，其中 4 人被杀害，其他人则受到威胁、酷刑、强奸和谋杀未遂。<sup>68</sup>

## 九. 移民作为人权维护者

91. 这一领域的人权维护者还包括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自己也在维护他人的权利，而且通常冒着巨大风险。这些人权维护者往往处境更脆弱，包括其法律状况不稳定、受到歧视和猜疑。

92. 在为本报告提交的材料中，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指出，帮助他人的移民“面临更大的风险……可能害怕失去居留身份或影响他们申请国际保护”，而且“许多被定罪的案件可能没有报告，因为担心媒体的关注会进一步危及[人权维护者]与当局的关系，限制其进入边境地区或接待中心；为了维护志愿者的私生活权利，不使他们及其家人面临风险；或因为一些人权维护者可能不愿在审判进行期间公开发声。”<sup>69</sup>

93. 孟加拉国的 Rayhan Kabir 在马来西亚为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提供了 6 年的咨询服务，直到 2020 年 8 月被驱逐出境。他一直在帮助移民讨要工资和处理任意拘留案件。在他参加了半岛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批评政府在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对待移民的方式后，马来西亚当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并宣布对他立案调查。他被以“国家完整”为由拘留并被驱逐出境，他的护照被标记为“列入黑名单”。<sup>70</sup>

94. 2016 年 3 月，三名在意大利获得庇护的厄立特里亚男子——Afewerki Gebremedhn、Abraha Ghebrehiwet 和 Hintsu Mebrahtom 因被怀疑是国际人口走私组织的成员而被捕，并被指控共谋犯罪协助非法移民。对这些人的指控源于他们在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期间向其他厄立特里亚人提供了援助，包括提供如何使用公共交通的建议，帮助有关人员购买公共汽车或火车票，为有关人员购买衣服、食品、电话和 SIM 卡，以及接待最近抵达的寻求庇护者并帮助他们找到

<sup>68</sup> 见 UGA 3/2022 号函文。

<sup>69</sup> 无证移民问题国际合作平台提交的材料。

<sup>70</sup> 见 MYS 1/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013>。

住处。他们被关押在罗马的 Rebibbia 监狱，直到 2017 年 12 月。<sup>71</sup> 这三人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多。2022 年 5 月，最高上诉法院在一项判决中宣布“事实不存在”，他们被无罪释放。<sup>72</sup>

## 十. 法院维护人权维护者的权利

95. 虽然并非所有人权维护者都能在法院得到保护，但以下案例是特别报告员所知的法院维护人权维护者捍卫他人权利的几个案件之一。

96. 移民人权特别报告员在 2022 年题为“国际边界上的侵犯人权行为：趋势、预防和问责”的报告中指出，“在防止边境上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和落实因边境治理措施而人权受到侵犯践踏的移民的权利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这些进展主要是通过国家和区域法院取得的，但政府政策和边境治理战略并未随之发生明显变化”。<sup>73</sup>

97. 法院在保护从事这些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虽然一些人权维护者被完全洗清罪名，但特别报告员指出，在法律上获得清白证明要经过多年紧张的法庭诉讼，付出昂贵的法律费用，承受公众的怀疑，做出极大的个人和情感牺牲。然而，往往是司法部门在履行国家为人权维护者的工作提供有利环境的义务，她赞扬司法系统中那些愿意承受政治压力和保护人权维护者的人。

98. 2019 年，美国联邦法院宣布 Scott Warren 遗弃财产的罪名不成立，将他无罪释放。他是在亚利桑那州索诺兰沙漠的投放点放置食物、水、毯子和医疗用品的一个团体的成员。据了解，那里有大量移民死于高热、暴露和脱水。他被指控在沙漠中留下桶装水。法院裁定，起诉侵犯了他的宗教自由。<sup>74</sup>

99. 2021 年 4 月，一名僧侣在教堂为一名移民提供庇护后被德国法院宣告无罪。法院认定，尽管 Abraham Sauer 向该男子提供了非法援助，但他的行为是基于信仰和良知，因此他被判无罪。<sup>75</sup> 2022 年 2 月，巴伐利亚州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无罪判决。<sup>76</sup>

100. 2019 年，德国船长 Carola Rackete 因拒绝在利比亚的黎波里港停靠、而是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让在海上获救的移民上岸，在意大利被拘留。她因协助非法

<sup>71</sup> 见 ITA 1/2022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7290>。

<sup>72</sup> 见 [www.infomigrants.net/en/post/40702/italy-eritrean-migrants-aquitted-for-helping-fellow-migrants-solidarity-not-a-crime#:~:text=Italy's%20supreme%20Cassation%20Court%20in,%22%2C%20their%20defense%20lawyers%20said](http://www.infomigrants.net/en/post/40702/italy-eritrean-migrants-aquitted-for-helping-fellow-migrants-solidarity-not-a-crime#:~:text=Italy's%20supreme%20Cassation%20Court%20in,%22%2C%20their%20defense%20lawyers%20said)。

<sup>73</sup> A/HRC/50/31，第 71 段。

<sup>74</sup> 见 USA 6/2018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798>。

<sup>75</sup> 见 [www.sueddeutsche.de/bayern/muensterschwarzach-kirchenasyl-moench-urteil-1.5276231](http://www.sueddeutsche.de/bayern/muensterschwarzach-kirchenasyl-moench-urteil-1.5276231)。

<sup>76</sup> 同上。

移民、扰乱公共秩序和暴力抵抗军舰而被捕。2021 年底，Agrigento 法庭在一项最终裁决中明确驳回了对 Rackete 女士的起诉。法庭在驳回对 Rackete 女士的指控时指出，她是按照职责行事，因为的黎波里不能被视为“安全之地”。<sup>77</sup>

101. 2022 年 6 月，Matteo Salvini 在米兰一家法院受审，他被指控在 2019 年担任意大利内政部长时诋毁 Rackete 女士。他曾称她为“德国罪犯”和“富有的德国不法分子”。<sup>78</sup>

102. 2022 年 5 月，同样是在意大利，罗马一家非营利移民接待中心 Baobab 的负责人 Andrea Costa 及两名员工被洗脱了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指控。据媒体报道，法官说无罪释放是“因为罪行不存在”。<sup>79</sup>

103. 也是在 2022 年 5 月，意大利 Trapani 的一名牧师 Mussie Zerai 被洗脱了与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有关的所有非法移民指控。<sup>80</sup>

104. 法国法院发布了一系列判决，宣告那些因帮助移民而被指控的人无罪，其中包括在法国-意大利边境为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农民 Cédric Herrou。<sup>81</sup> 他于 2016 年 8 月首次被警方拘留，随后进行了一系列诉讼，涉及因“协助外国人在法国入境、流动和非法居留”而做的几项定罪。2020 年 5 月 13 日，里昂上诉法院宣判他无罪，但检察院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对无罪判决提出上诉。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上诉，对他的无罪判决在 2021 年 3 月成为最终判决。<sup>82</sup>

105. 在 2021 年 11 月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欧洲法院认定，匈牙利限制移民和难民人权维护者工作的立法是非法的，必须予以撤销。<sup>83</sup>

## 十一. 积极行动

106.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一些国家还在司法程序之外促进人权维护者就这些问题开展工作。一些非政府组织报告说，致力于开展这些工作的人权维护者得到了

<sup>77</sup> 见 ITA 5/2020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526>；ITA 6/2019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702>。另见 [www.icj.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Criminalization-paper-22-04-2022.pdf](http://www.icj.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Criminalization-paper-22-04-2022.pdf)。

<sup>78</sup> 见 [www.infomigrants.net/en/post/39252/italy-salvini-on-trial-in-june-for-defaming-carola-rackete](http://www.infomigrants.net/en/post/39252/italy-salvini-on-trial-in-june-for-defaming-carola-rackete)。

<sup>79</sup> 见 [www.ansa.it/english/news/general\\_news/2022/05/03/rome-migrant-centre-head-cleared-of-illegal-immigration\\_e792885b-f0c1-4620-9ee0-bedbe5b32180.html](http://www.ansa.it/english/news/general_news/2022/05/03/rome-migrant-centre-head-cleared-of-illegal-immigration_e792885b-f0c1-4620-9ee0-bedbe5b32180.html)。

<sup>80</sup> 见 [www.infomigrants.net/en/post/40866/peace-activist-father-zerai-cleared-on-illegal-migration-charges](http://www.infomigrants.net/en/post/40866/peace-activist-father-zerai-cleared-on-illegal-migration-charges)。

<sup>81</sup> 见 FRA 5/2017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3183>。

<sup>82</sup> 见 [www.france24.com/en/20170106-french-court-acquits-researcher-mannoni-illegal-migrants-nice-roya-valley](http://www.france24.com/en/20170106-french-court-acquits-researcher-mannoni-illegal-migrants-nice-roya-valley)；[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france-migrant-rights-defender-cedric-herrou-finally-released](http://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france-migrant-rights-defender-cedric-herrou-finally-released)。

<sup>83</sup> 案件编号 C-821/19，可查阅 <https://curia.europa.eu/juris/liste.jsf?num=C-821/19>。

大使馆的积极支持，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大使馆支持人权维护者为两国在马来西亚的侨民权利开展工作。<sup>84</sup>

107. 根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022年的一份报告，一些人权维护者在逃离尼加拉瓜后设法在哥斯达黎加工作。虽然报告指出，“在该国获得法律地位的程序繁琐，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尼加拉瓜的人权维护者报告说，要获得工作所需的法律地位，需要等待长达两年的时间，但有些人还是在设法工作。据其中一人说：“目前我的工作与维护移民人口的人权，特别是在哥斯达黎加寻求庇护的政治难民的人权。”<sup>85</sup>

## 十二. 对支持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权维护者的报复行为

108. 秘书长每年都会提交一份关于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的代表和机制合作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针对那些寻求或已经与联合国及其人权领域的代表和机制进行合作的人的恐吓和报复行为。近年来，报告介绍了几起针对以和平方式为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利开展工作的组织的报复案件，这些组织因与联合国机制接触或试图接触而成为攻击目标。

109. 例如，2019年的报告指出，参加2018年3月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匈牙利的审查的两个组织，即匈牙利赫尔辛基委员会和大赦国际匈牙利分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在联合国倡导移民权利而受到攻击。

110. 关于报复问题的报告还指出，2018年9月，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讨论了匈牙利规范民间社会的立法和做法。<sup>86</sup> 任务负责人提到《非政府组织透明度法》，他们说该法对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污名化。他们指出，2018年第六号法案在《刑法》中设立了一项“支持和协助非法移民”的新刑事罪，并对《税法》进行了修订，包括对“促进移民”的组织征收25%的税，据报这两者都限制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等援助移民和难民的联合国实体的合作。据报，这些立法举措和相关的公共言论污名化恐吓和阻止民间社会与联合国合作，导致自我审查，并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到研究、宣传和知情报告。<sup>87</sup>

111. 2020年的报告再次提到匈牙利，特别是匈牙利赫尔辛基委员会。2019年7月，特别报告员访问了匈牙利，遗憾地注意到，之前几年，从事移民权利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在开展工作时遇到多重障碍，如立法修正案、政府的财政限制和其他业务和实际措施造成的障碍，因此，一些民间社会组织无法与协助移民和难民的联合国实体合作。<sup>88</sup>

<sup>84</sup> Vuka coalition 提交的材料，2022年6月。

<sup>85</sup> 见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1/Special\\_Report\\_LAC\\_HRDs\\_PDF\\_ENGLISH\\_Final\\_01262022.pdf](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1/Special_Report_LAC_HRDs_PDF_ENGLISH_Final_01262022.pdf)。

<sup>86</sup> 见 HUN/7/2018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080>。

<sup>87</sup> A/HRC/42/30。

<sup>88</sup> A/HRC/45/36。



112. 2019 年的报告还指出，移民工人问题委员会曾就民间社会组织“反歧视纪念中心”和“吉尔吉斯斯坦 Bir Duino”提交的材料被定为极端主义材料一事向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发函。该决定是比什凯克 Oktyabrsky 地区法院做出的，此前这些组织在委员会 2015 年 4 月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审查之前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影子报告。报告阐述了政府保护吉尔吉斯斯坦移民工人权利的义务。<sup>89</sup>

113. 秘书长在 2021 年的报告中介绍了在非政府组织“越南海外良知赋权倡议”与联合国加强合作后可能受到网络攻击的情况下，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如何处理这方面的关切。该倡议在国外开展工作，倡导人权，促进公民空间，帮助越南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第三国重新定居。任务负责人指出，据称有可信证据表明，由于与联合国合作，包括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开展密切和明显的合作，以及向条约机构、特别程序和普遍定期审议进程提交资料和报告，该倡议可能受到了网络攻击。<sup>90</sup>

### 十三. 结论和建议

114. 许多国家政府没有履行道德和法律义务，保护那些拒绝对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权利受到侵犯而袖手旁观的人。这主要是由于缺乏政治意愿。国家能够而且应该保护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权维护者，而不是强迫他们秘密保护他人的权利。各国应公开宣传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权维护者拯救生命的工作，并进行干预，防止他们受到攻击。

115. 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

(a) 在法律和实践中，为致力于促进和保护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人权的个人和组织提供安全、便利和支持性的环境；

(b) 停止针对从事与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相关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攻击，停止将他们视为国家安全威胁；

(c)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人权维护者得到保护，不因其工作而遭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报复、威胁、歧视和其他类型的压力或任意行动。公开谴责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歧视、恐吓或报复行为，并强调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

(d) 调查和起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人权维护者、其家人、同事或法律代表的任何攻击；

(e) 公开承认这些人权维护者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工作的合法性；

(f) 私下宣传在其他国家秘密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工作，但不一定要指明他们的身份，并探索如何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工作；

<sup>89</sup> A/HRC/39/41。

<sup>90</sup> 见 [www.ohchr.org/en/reprisals/annual-reports-reprisals-cooperation-un](http://www.ohchr.org/en/reprisals/annual-reports-reprisals-cooperation-un)；另见 VNM 2/2021 号函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384>。

(g) 建立安全的举报机制，便利处理移民、庇护和难民问题的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使用；

(h) 为人权维护者保护机制提供适当资源，并将这种保护扩大到从事移民、难民和庇护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

(i) 确保人权维护者能够通过国家法院和其他机制诉诸司法和获得有效补救，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j) 确保人权维护者在报告犯罪行为或披露有关移民或寻求庇护者人权的信息时，不会受到威胁或被逮捕、拘留或驱逐出境；

(k) 确保国家法律和行政规定及其适用有利于向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维护其人权的所有行为体的工作；

(l) 使每个人都能维护他人的权利，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包括在国内立法中承认移民的结社自由权，并鼓励他们自我组织，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m) 确保刑法不被滥用来惩罚与移民有关的人道主义行为或骚扰从事移民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

(n) 保证行政和执法官员在尊重移民问题倡导者的权利方面得到充分培训；

(o) 确保所有关于偷渡和贩运人口的立法包括适用于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或无犯罪意图的向移民提供援助的个人和组织的人道主义豁免。

116. 特别报告员建议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相关组织，包括人权理事会及其特别程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承认并公开宣传从事这些问题工作的人权维护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17. 特别报告员建议国际人权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其他部分探索如何公开和私下宣传秘密工作的人权维护者的工作，但不一定要指明他们的身份。

## 十四. 2021 年以来的最新情况

118.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底，特别报告员发出了涉及 59 个国家的 541 名人权维护者的信函，其中包括 282 名妇女人权维护者(52%)。她和她的团队参加了 103 次小组讨论或培训活动，参加者超过 11 770 人，并与国家代表或政府成员举行了 61 次会议。

119. 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的上一份报告是关于对人权维护者的长期拘留问题。<sup>91</sup> 2020 年和 2021 年，向 24 个国家发出了关于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问题的信函，其中 50%的国家没有对收到的信函作出答复，包括以下国家：白俄罗斯、布隆迪、埃及、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墨西哥、

<sup>91</sup> [A/76/143](#)。



尼日利亚、尼加拉瓜、秘鲁、卢旺达和越南(越南请求延期至 2022 年 3 月,但截至 2022 年 6 月尚未收到答复)。

120. 在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2017-2021 年)期间,白俄罗斯支持关于继续和加强与特别程序合作的五项建议。埃及和越南支持六项此类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三项建议,厄立特里亚支持两项有关加强与人权高专办合作的建议。

121. 如果相当多的国家不与任务负责人互动协作(尽管其中一些国家在普遍定期审议进程中承诺这样做),特别报告员就极难执行人权理事会分配给她的任务。这种不协作让人们对这些国家与普遍定期审议制度互动的性质产生了进一步的疑问。

122. 特别报告员感谢巴林、喀麦隆、中国、洪都拉斯、吉尔吉斯斯坦、摩洛哥、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就她向这些国家提出的案件提供了资料。同时,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所提供的答复质量差别很大,有些答复没有回应所提出的问题。

123. 特别报告员痛心注意到,自从她发表报告并呼吁各国不要长期监禁人权维护者以来,至少又有四名在报告中提到且在报告发表时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后来被判处 10 年或更长时间的监禁。这些人是尼日利亚的 Mubarak Bala,他于 2022 年 3 月被判处 24 年监禁;越南的 Trinh Ba Phuong,他于 2021 年 12 月被判处 10 年监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Abdulrahman Muhammad Al-Nahhas,他于 2021 年 9 月被判处 10 年监禁;土耳其的 Osman Kavala,他于 2022 年 4 月被判处终身监禁。

124. 特别报告员欢迎被判 32 年徒刑的 Germain Rukuki 于 2021 年 6 月在布隆迪获释,并欢迎被判 13 年徒刑的 Ho Duc Hoa 于 2022 年 5 月被释放流亡。她还欢迎埃及释放 Mahienour El-Masry、Ramy Kamel Salib 和 Ibrahim Ezz El-Din,他们面临的指控可能会使他们被监禁 10 年或更长时间;她欢迎沙特阿拉伯释放妇女人权维护者 Nassimah al-Sadah 和 Samar Badawi,尽管她知道她们仍然受到旅行禁令的限制。

125. 她再次呼吁与支持她工作的国家合作,确保那些仍在服长期徒刑的人获释。